

## 10 史家怕从此一蹶不振了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  
◆作者: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物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小霞道:“这就奇了。赵家跟我们家一样,原是府里世仆,那赵国基要有跟我姐姐那般大的女儿,怎没见到府里来当过差?又怎么能不由主子配个儿私自嫁人?”

小吉祥儿道:“因他们夫妇不生有,这个女儿原是抱养的,当时我们姨娘家求过老爷,老爷应允了,所以不把他算在里头,一直在外头长大。这不就要嫁给贾菖,竟成本家重孙子媳妇了!我们姨娘家只要在太太跟前告下假,保定带我去吃那席。”

正说着,隔着窗玻璃看见,赵姨娘家那边偏院门里露出半个身子,望见这边小吉祥儿就狠招手,嘴里不敢大声,那嘴张张闭闭分明是在狠骂小吉祥儿:“挺尸哩!还不快给我滚回来!”小吉祥儿一溜烟去了。雪雁拿着配好的药回去。

小吉祥儿回到赵姨娘屋里,赵姨娘问:“那雪雁说了些什么?”小吉祥儿道:“没说什么。”赵姨娘又问:“他没说他姑娘吃些什么的?”小吉祥儿道:“说那个干什么,林姑娘一向吃药比吃饭还多。”

赵姨娘骂:“那你跟他嚼什么舌?你嘴上带个嚼子才对。见着猫

儿问声主人,这礼数也不懂!”小吉祥儿道:“上月问过。雪雁说林姑娘吃了药丸反更气促发热。如今左不过还是那样。”

赵姨娘道:“这就对了。”见小吉祥儿还站在跟前,又道:“我是说你回回见到雪雁,那怕虚情假意哩,也问声林姑娘大安才对。”就叫小吉祥儿出去炖茶。

忽见贾环跑进来,脚跟不稳就伸手要钱。赵姨娘骂道:“败丧鬼!怎么又输了?你当我是钱串子?那来那么多脚爪子任你掰折?”

贾环道:“多少抓一把就好。我不信今天捞不回来。”

赵姨娘问:“又是跟谁在较劲?”

贾环道:“琮儿从大老爷那边过来,都在仓上戴大哥那里耍呢。”

赵姨娘道:“那戴良是个什么好东西!跟吴新登有什么两样!姓吴的拍屁股颠了,留下一地稀屎够他们收拾的!指不定戴良钱华他们那天也戏法一变活人化烟。”

贾环道:“我管他谁化烟。你不给我自己找了。”

赵姨娘把他额头一戳:“等这些个奸人把府里掏空了,你只承继

个壳儿,我跟你喝西北风?”

贾环道:“我承继?除非那宝玉嚼儿屁朝凉了!就是他死了,老太太太不死,他们也容不得我!你有本事先让他们都死!”

赵姨娘握住他的嘴,眼只望着窗户,狠狠咬牙道:“缺心眼儿!有的那想法是只能存心里头万不能说出来的!”又叹口气,抓出一把钱给贾环装兜里。

史湘云吉日,平儿丰儿随着凤姐去,麝月焙茗随着宝玉去,雪雁随着黛玉去,莺儿随着宝钗去,探春因自己定了人家不合适去,惜春懒怠去,老辈分的则等着以后湘云和姑爷择时来请安。贾母虽十分疼爱这个侄孙女,向来与宝玉黛玉等嫡孙一视同仁,论起来究竟不过是堂姑姑,史家史鼎两家给多少消息,就只那点消息。故宝玉黛玉归来后,贾母对湘云种种情形询问十分详细,闻知卫家殷实姑爷偶得婚事风光,自是欢喜。

倏忽年底将至。那赵姨娘请了假,去吃了贾菖的喜宴,带去的丫头却不是小吉祥儿。席上偏有原在史鼎家的清客,道出最新消息,就是圣上一怒之下,削了保龄侯史鼎

和忠靖侯史鼎的爵位。

众人多有问他们何以惹怒圣上的。那清客道:“天怒难测。只是史家怕从此一蹶不振了。”有的说:“怪不得他们早早把寄养的一个大侄女儿嫁出去了。原定是明年开春才办事的。想是他们自己心里早揣着鬼。”

有的就问:“那贾府的老太太,就是史家的吧?听见这噩耗还不得背过去!”赵姨娘听了,却颇称愿,倒多喝了两杯。席散,贾菱替兄嫂送客,因对赵姨娘说:“史家两侯被削一事,只当谣言。就是府里有人漏给了老太太,不与我们相干。”赵姨娘道:“那个自然。”

几日后赵姨娘服侍贾政安歇,见贾政心事重重,也不敢问。那贾政虽多要赵姨娘服侍,却从不及仕途经济,更不容其询问府外诸事,就是府里的大事,也不许赵姨娘插嘴伸手。十多日过去,赵姨娘在府里四处察言观色,无人窃议史家削爵的事,贾母王夫人等皆气色如常,他倒如热锅上蚂蚁般,十分难耐。

小雪那日未时三刻,赵姨娘手里捧个果盘,蝎蝎螫螫进了贾母院,迈进堂屋,静寂无声,只有琥珀在那暖阁外扇边坐着绣东西。琥珀朝赵姨娘摆手,意思是让他先出去。

## 32 社会就凭一个孝道作基本

摆子一见善人在笑,他也开始笑,说:你真个好人,啥事都往好处想。

善人说:找好处开天堂路么。

摆子就把烟锅递上来,却没火,看见狗尿苔和牛铃从牛铃家院门出来,就喊着火绳火绳。狗尿苔把火绳拿了去,说:我名字是火绳呀!

摆子百般殷勤,在问善人你到哪儿去了,善人说给护院的媳妇说病去的。

狗尿苔说,你又去说病了?马勺他妈病了,你咋没说好,人早上都死了。

摆子说:去去去,病是病,命是命,命到了天王老子也治不好。你说护院的媳妇病了,病的还重?

善人说:是重,生了疮痍。

摆子说:她不孝顺公婆,不病谁病?

善人说:她是不满意婆婆和护院,才有的病。我给她说说,婆婆和丈夫都是你的天,你不满意他们,就是伤了天。你要知道,婆婆好管闲事,是盼望你们好,怎可厌烦呢?说到这里,她点点头,我知道她的意回来了,我就又说,你看世上没一个好人,你才生上这疮痍的,你要对天自责哩。她问怎么个自责?我告诉她,对天说你的不是,说你什么不体贴丈夫,这古炉村里,就数

护院一年四季没穿过干净衣裳,那挽起裤子,膝盖上那么厚一层垢甲。她说她让护院洗哩,护院说那里是富垢甲,一洗就不富了。我说,那现在你家富了?别人家有益吃哩,你家一个月吃淡饭了。她说这你咋也知道?我说我当然知道,护院见人诉苦哩,说这光景是过媳妇的,逢不上个好媳妇日子就烂了。她说他还有脸诉苦呀,我做媳妇的,哪一晚没尽我的责,可他当丈夫每天给我拿回家了啥?一年到头,问他给我买个一尺裤布没?!

摆子说:有老虎肉哩。

狗尿苔说:老虎肉,现在哪有老虎?

摆子说:母老虎么!怪了,咱古炉村的女人咋都是母老虎呀!

善人也逗笑了,说:我就训她,我是来给你说病的,我说一句她倒说两句!她说那你说。我说你不体贴丈夫,还不照顾婆婆,你早上给婆婆倒过尿盆没,婆婆病了,你端吃端喝没,每一顿饭吃饭你嘴撇脸吊,指桑骂槐,气得你婆婆饭进了肚不克化,害上打嗝咯病。她又急了,要和我辩,我说,你听我说,你想病好就听我说。她

不再说了,我说,你对天说你的不是,说你什么不体贴丈夫,怎么不照顾婆婆,说得越细越好,然后夜里出去仰天大笑,把阴气放出去,阴气就不克你了。

摆子说:我就见不得个不孝顺的人!他护院让我帮他改灶,我不去,葫芦两口子叫我去帮忙,天上下刀子我都去哩。

善人说:这就对,社会就凭一个孝道作基本哩,不孝父母敬神无益;存心不善,风水无益;不惜元气,医药无益;时运不济,妄求无益。一个人孝顺他的老人,他并没孝顺别人的老人,但别人却敬重他;一个人给他的老人恶声败气,他并没恶声败气别人的老人,但别人却唾弃他。伦常中人,互爱互敬,各尽其道,全是属于自动的,简单地,道是尽的,不是要的。父母尽慈,子女尽孝,兄弟姐妹尽悌,全是属于自动的,才叫尽道。

善人一讲这些,狗尿苔就听不懂了,也不愿意听了,他戳了下半个的胳膊窝,牛铃又戳了一下他的胳膊窝,两人就扮着鬼脸戏闹。

摆子还在说:人长得丑了,应该心好才是,也算是补补。可有些

人长得好,心也好,护院的媳妇歪瓜裂枣的却整天寻是生非。

善人说:这和盖房一样么,房子盖得端正了就漂亮,漂亮的房子向阳通风,也结实。房子盖得七扭八歪的不结实还潮湿阴暗。

摆子说:你瞧瞧这狗尿苔!

狗尿苔说:我咋啦,不就是出身不好么,你家也是上中农,好不了多少!

摆子说:我可没说你出身不好,你倒自己在乎哩。我是说你长成这样子不容易啊!

狗尿苔生气了,说:我就难看了,专门让你难看!他踢了一下白毛狗,白毛狗立即汪汪叫,吵得善人和摆子说不了话。

摆子说:听善人讲道理,不听了你们滚远!狗尿苔说:你拿着我的火绳哩!摆子又点了一锅烟,把火绳扔得远远的。

狗尿苔拾了火绳,把火掐灭,又缠在了腰里,两人出了巷子,狗尿苔说:他说我在乎,我在乎啦?牛铃说:你是在乎。狗尿苔说:我不在乎,我才不在乎!牛铃说:不在乎了好,却有一只苍蝇叨了一粒米往前飞,他们同时都看见了。

## 32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  
◆作者: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,记忆为墨,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## 16 那个叫杨天飒的白衣少年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
◆作者: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书中相遇。围绕着中国汉字,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,中文系的研究生,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,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,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及至船家冷笑着露出凶相,她们才看出船家的居心,做梦也没有想到世道居然是这样凶险。

正在危急时刻,有条小船朝她们的方向驶来。

朵儿急忙高喊救命,没有想到那条船上的人好像没有听见,居然偏离了方向,与她们渐行渐远。主仆俩真是绝望至极。

船家冷笑着说:“喊也没有用,方圆百里有谁敢管我蒲二的事情!”

蒲二的话音还没有落地,那条远去的小船忽然又掉头疾驶回来。主仆俩心中突地又燃起一线希望,暗暗祈求苍天开眼。

那船渐渐靠近了。

莫千雯远远地看见船头上有个白衣少年迎风而立,左手持一长剑,右手遥指莫千雯那条船。

白衣少年刚才听见呼救,让船家划船过去。船家不但没有听话,反而远远避开。白衣少年握剑在手,指着船家喝道:“莫非你和那条贼船是一伙的?”这船家急忙说:“这位公子有所不知,千万不要管闲事。那个做歹

的船家名叫蒲二,黑白两道通吃,这一带没有人敢惹。”

白衣少年义愤填膺,顿时涨红了脸:“朗朗乾坤,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猖狂,你要是同伙,快与我划船过去!”

船家看看宝剑,叹了口气,掉转头……

两条小船相距四五尺远的当口,蒲二冷笑一声,慢悠悠地弯下腰,准备拿起船桨。不料,白衣少年一个凌空飞跃,轻轻落在蒲二的眼前,蒲二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,一柄长剑已经横在脖颈上。蒲二霸道惯了,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景。他梗着脖子:“你要敢动我一根毫毛,我让你活不过今天!”白衣少年眼睛微微一眯,剑已扬起,只见一道白光朝蒲二头上削去。没有声响,却有个东西落在甲板上,蒲二低头一看,原来是自己的发髻。蒲二双腿顿时抖了起来,连连说:“先生误会,我们不过是个玩笑,小的其实什么也没干……”

船到岸边,白衣少年和莫千雯走下船。

莫千雯万分感激,连连答谢。白衣少年却显出几分腼腆,嘴里只是说着:“应该的,应该的……”

一路无话,幸亏朵儿问道:“请问公子尊姓大名,我们日后也好报答。”

白衣少年说:“我叫杨天飒。小姐言重了!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,理所应当。你们两个姑娘家出门可要小心!”

莫千雯连连称是:“多亏公子搭救,我叫莫千雯,她叫朵儿……”

到了县城城关人多的地方,杨天飒告辞说:“我还有急事要赶回去。莫家姐妹一路小心!”说完,杨天飒转身朝刚才来的路上走去。莫千雯这才明白,杨天飒从岸边到这里的好几里路是特意护送她们的。想到这里,莫千雯心中不免又多了一层感激。

“希望来日还能相见!”莫千雯低声说。

朵儿插嘴说:“就是,百年修得同船渡,千年修得……”话说了一半,看见小姐瞪了自己一

眼,急忙闭了口。

望着杨天飒的背影,莫千雯心中不免涌起几分惆怅。

莫千雯和朵儿来到城里,在一家小客栈里吃过晚饭,躺下休息的时候,莫千雯久久不能入睡。今天真是一惊一喜!惊的是差点儿葬身河底,喜的是遇到了那个叫杨天飒的白衣少年。杨天飒的身影在她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。

莫千雯翻了个身。

“小姐,还没有睡呀?”朵儿问。

“嗯!”

“小姐,那个书生叫什么名字呀?”

“杨……杨什么来着?”莫千雯故意装糊涂。

“哎呀,救命恩人的名字怎么能忘呢?叫杨天飒!赶快记住啊,要不明天我就忘了。”朵儿大笑起来。

莫千雯痴痴地看着屋顶,心想着将来不知道能不能与这个叫杨天飒的再见面。可是天下这么大,也没有个地址和大致方位,到哪里去找呢?当时分手的时候要是详细问问他的身世,家住哪里就好了。可是一个姑娘家的怎么好张口呢……